

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

疏扁子門人問其嗟歎所以

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

疏孫休頗來踵門而詫述已居世坎軻不

平吾遂告以至人深玄之德而器小言大

慮有漏機恐其驚迫更增其惑是以吁歎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

非邪非固不能或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

言是邪被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

疏若孫子言是扁子言非非理之言必不

惑是若扁子言是孫子言非彼必以非故

來諸斯求是進退尋責何罪有乎先主之

歎終成虛假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

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

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

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註各有所便也

疏此爰居之鳥非應瑞之物魯侯滋賞饗

以太牢事顯前篇無勞重解

今休歎孫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

之若載聽以車馬樂聽以鍾鼓也彼又惡能

無驚乎哉

註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

矣哉

疏懸小鼠也鴟雀也孫休是寡識少聞之

人應須歎曲啓發其事今乃告以至人之

德大道玄妙之言何異乎載小鼠以大車

娛鴟雀以韶樂既御小而用大亦何能無

驚懼者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一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二

阿 南 郭 泉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士 英 疏

外篇山木第二十二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

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疏既同曲棘之樹又類商丘之木不材無

用故終其天年也

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

疏舍息也

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

疏門人呼莊子為夫子也豎子童僕也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殺主

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

日此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

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

夫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

也故未免乎累

註設將處此耳以此未免於累竟不處

疏言材者有為也不材者無為也之間中道也雖復離彼二偏處茲中一既未遣中亦猶人不能理於人鴈不能同於鴈故似道而非直道猶有斯於累也

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

疏夫乘玄道至德而浮遊於世者則不如此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則能虛通而浮遊於代爾

無譽無訾一龍一蛇

註訾毀也龍出也蛇處也言道無材與不材故毀譽之材都失也

與時俱化

疏此遣中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遣之又遣玄之又玄

而無肯專為

疏言既妙遣中一遠超四句豈復諂情毀譽惑意龍蛇故當世浮沈與時俱化何肯偏滯而專為一物也

一上一下以和為量

疏言至人能隨時上下以和為同度量

浮遊乎萬物之祖

疏以大和而等重遊造物之祖宗

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疏物不相物則無憂患

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

註故莊子亦處焉

疏郭註云故莊子亦處焉

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

疏倫理也共俗物傳習則不如前也

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柱尊則祭

疏合則離之成者必毀清廉則被挫傷尊貴者又遭嫌疑世情險峻何可必固又廉則傷物物不堪化則反挫也自尊財物

不堪辱反有嫌疑也

有為則虧賢則謀

疏虧損也有為則損也賢以志高為人之所謀也

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

疏言已上賢與不肖等事何必為也必則偏執名中所以有成虧也

悲夫弟子志之

疏悲夫歎聲也志記也

其唯道德之鄉乎

註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為能涉變而常通耳

疏言能用中平之理其唯道德之鄉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

疏姓熊名宜僚隱於市南也

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

疏先王謂王季文王先君謂周公伯禽也

親而行之無須吏離居

疏離散也居安居也

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

註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矣

疏言敬鬼神尊賢之法其法未除也

夫豐狐文豹

疏豐大也以文章豐美毛衣悅澤故為人

疏言能中平之理其唯道德之鄉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

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

親而行之無須吏離居

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

註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矣

疏言敬鬼神尊賢之法其法未除也

夫豐狐文豹

疏豐大也以文章豐美毛衣悅澤故為人

利也

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跡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

跡戒慎也隱約猶斟酌也且明也胥皆也言雖飢渴猶斟酌明且無人之時相命於

江湖之上扶疎草中而求食也

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

疏機辟置罟也言斟酌定計如此猶不免置罟之患者更無餘罪直是皮色之患也

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註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也

疏剝形忘身也去皮忘國也酒心忘智也去欲息貪也無人之野謂道德之鄉也郭

註云欲令無其身忘其國任其自化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

註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

疏言去魯既遙名建立無為之道也其民愚而朴少私寡欲知作而不知藏

疏作謂耕作也藏謂藏貯也君既懷道民亦遠得

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

疏義宜也將行也

猖狂妄行

疏猖狂無心也妄行浪跡也

乃蹈乎大方

註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

疏道方也猖狂恣任浪跡妄行乃能蹈大方之道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

註言可終始處之

疏郭註云言可以終始處之也

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註所謂去國捐俗謂蕩除其習中也

疏捐棄也言棄俗與無為至道相輔導而行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

何

註真謂欲使之南越

疏迷悟性殊故魯越之隔也

市南子曰君無形倨

註形倨躡礙之謂

疏勿恃高尊形容倨傲

無留居

註留居滯守之謂

疏隨物任運無滯榮觀

以為君車

註形與物夾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戴也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君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

疏未體獨化不能忘物也

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

註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也

疏言道不資物成而但恬淡耳

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

疏江謂智也海謂道也涉上善之之江遊

大道之海

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

註絕情欲之遠也

疏寧知窮極哉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註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

疏送君行邁至于道德之鄉民反其自守

素分崖分也

君自此遠矣

註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

疏自從也君從此清高道德玄遠也

故有人者累

註有人者有之以為己私也

疏君臨魯邦富贍人物為我已深成病

累也

見有於人者憂

註見有於人者為人所役用也

疏言未能忘魯見有於人是以敬鬼神賢

矜人恤眾為臨役寧非憂患

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

註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

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斯

非見有於人也

疏郭註云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

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

役已斯非見有於人也

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

莫之國

註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

疏大莫猶大無也言天下無能雜之

方舟而濟於河

疏相舟兩並曰方舟

有虛船來觸舟雖有稿心之人不怒

疏稿狹急也不怒者緣舟虛故也

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

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

疏惡聲罵辱也

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

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註世雖變其於虛已以免害一也

疏虛已無心也

北官奢

疏姓北官名奢居北官因以為姓衛之大

夫也

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鐘為壇手郭門之外

疏言為鐘先須設祭所以為壇也

三月而成上下之縣

疏上下調八音備故曰縣

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

疏周王慶忌之子周之大夫言見鐘壇極

妙怪而問焉

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

註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

疏郭註云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

也

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

註選用其本性也

疏郭註云選用本性

侗乎其無識

註任其純朴而已

疏侗乎無情之貌任其淳朴而已

儻乎其怠疑

註無所趣也

疏儻無慮也怠遠也言狐疑思慮之事並

已去矣

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

註無所忻悅

疏萃聚也言物之萃聚芒然不知物之去

來亦不迎送此下各任物也又芒昧恍惚

心無的當隨其迎送任物往來

來者勿禁往者勿止

註任彼也

疏百姓懷來者未防禁而去者亦無情而

留止也

從其彊梁

註順乎梁也

隨其曲傳

註無所係也

疏傳及剛彊難賦者從而任之人情曲傳

者隨而順之

因其自窮

註用其不得不爾

疏因任百姓各於其所情也

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

註當故無損

疏雖設賦歛而未嘗抑度各率其性是故

略無任損者也

而況有大塗者乎

註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為斯大道之塗

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疏塗道也直致任物已任枉損況塗大道

神化無為三月而成何怪之有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疏楚昭王召孔子孔子自魯聘楚途經陳

蔡二國之間居之徒眾既多陳蔡之人謂

孔子是陽虎所以起兵圍之門人飢餓七

日不起火食窘迫困苦也

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

曰然

註自同於好惡耳聖人無好惡也

疏太公老之稱也任名也幾近也然猶如

是也尼父既遭圍繞太公弔而問之曰子

近死乎答云如是曰子嫌惡乎答云如是

也

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

意怠其為鳥也紛紛秩秩而似無能引援而

飛迫脅而棲

註既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

疏試言長生之道舉海鳥而譬之紛紛秩

秩是舒緩不能高飛之貌也飛必援引徒

侶不敢先起棲必載其骨翼迫引於羣

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

註常從容處中

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註其於隨物而已

疏夫進退處中遠害之至飲豕隨行必依

次叙

是故其行列不斥

註與羣俱也

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

註患害生於後知以奔競

疏為其謙柔不與物競故眾鳥行列不獨斥棄也而外人造次不得害之是以免於人間之禍患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註才之害也

疏直木有材先遭斫伐甘井來飲其流先竭人街才智其義亦然

子其意者師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

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註夫察焉小異則與眾為迥矣混然大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跡故因陳蔡以託惠

疏謂仲尼意在裝飾才智驚異愚俗脩瑩身心顯他行染昭昭明察炫耀已能猶如

揭日月而行故不免於禍患也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

隳名成者虧
註恃功名以為己成者未之嘗全
疏大成之人即老子也言聖德宏博生成

庶品故謂之大成伐取也墮敗也夫自取其能者無功績而功成不退者必墮敗名聲彰顯者不韜光必毀辱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

註功自眾成故還之

疏夫能立大功建鴻名而功成弗居推功於物者誰能如是其唯聖人乎

道流而不明

註昧然而自行耳

疏道德流行徧滿天下而韜光匿耀故云

不明

居得行而不名處

註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

疏身有道德盛行於世而藏名晦迹故不處其名

純純常常乃此於狂

註無心而動故也

疏純純者材素常常者混物既不矜飾更類於狂人也

削迹捐勢不為功名

註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

疏削除聖迹捐棄權勢豈存情於功績以留意於名譽

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

註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

疏為是義故無名譽我既不譴於人故人亦無責於我

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註寂泊無懷乃至人也

疏夫至德之人不顯於世子既聖哲何為

喜好名聲者邪

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行粟

註取於素人間之好也

疏孔子既承教戒善其所言於是辭退交遊捨去弟子離析徒眾獨逃山澤之中捐

縫掖而服絺裘棄甘肥而食行粟

入獸不亂羣人鳥不亂行

註若草木之無心故為鳥獸所不畏

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註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

疏同死灰之寂泊類草木之無情羣鳥獸而不驚況人倫而有惡邪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

疏姓桑名雎隱者也孔子為魯司寇齊人聞之遂選女樂文馬而遺魯君間搆魯君

因而被逐宋是殷後孔子在宋及周遂不被用故僻窮也遇此憂患親戚交情益甚疏遠門徒朋友益甚離散何為如此耶

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

布寡矣

註布謂財帛也

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

疏假國名晉下邑也姓林名回假之賢人

也布財貨也假遭晉滅百姓逃亡林回棄

擲寶璧負子而走或人問之謂為財布然亦以為財則少財以為累重則多累輕負多不知何也

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

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

疏寶璧利合也赤子然親屬也親屬急迫猶相收利合窮禍則相棄棄收之情相去遠耳

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

註無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甘以絕

註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

疏無利故淡道合故親有利故甘利盡故絕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註夫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

而離矣

疏不由事故而合者謂父子天屬也故無由而離之孔子說先王陳迹親於朋友非天屬也皆為求名利而來此則是有故而合也見剛逐伐樹而去是則有故而離也

非是天屬無故自親無故自離

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註去飾任素故也

疏的聞高命徐步而歸翔翔閑放道遠自得絕有為之學棄聖迹之書不行華藻之教故無揖讓之禮徒有敬愛日加進益焉

異日桑雎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焉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

註因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

疏緣順也形必順物情必率中昔虞舜將終用此真教命大禹令其戒慎依語遵行故桑雎引來以告孔子亦有作冷字者冷曉也舜將真言曉示大禹也

緣則不離率則不勞

註形不假故常全精不矯故常逸

疏形順則常合於物性率則用而無弊

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註任朴而直前也

疏率性而動任朴直前豈復求假文迹而

待用飾其形性哉

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註朴素而足

疏既不求文籍以飾形故知當分各足不

待於外物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

王曰何先生之憊邪

疏大布猶粗布也莊子家貧以粗布為服

而補之縻履帶也亦言腰帶也履穿故以

繩係之魏王魏惠王也憊病也衣粗布而

著破履正腰帶見魏王王見其顛頽故問

言先生何貧病如此耶

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

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

獨不見夫騰豫乎其得梓豫章也攬蔓其

枝而王長其間雖弄違蒙不能睥睨也

註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枝故雖古之善射

莫之能害

疏梓豫章皆端直好木也攬蔓猶把捉

也長王猶自得也弄古之善射人違蒙弄

之弟子也睥睨猶斜視字亦有作聒字者

讀之言善士賢人遭時得地猶如獲得直

木則跳躑自在雖有善射之人不敢舉目

側視何況彎弓乎

○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

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

足以逞其能也

疏柘棘枳枸並有刺之惡木也夫獲得有

刺之木不能逞其捷巧是以心中悲悼而

戰慄形貌危行而側視非謂筋骨有異於

前而勢不便也士逢亂世亦須如然

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莫可得邪此

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

註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戮矣

疏此合論也當時周室微弱六國興盛於

是主昏於上臣亂於下莊生懷道抱德莫

能見用晦迹遠害故發此言昔殷紂無道

比干忠諫剖心而死豈非微驗引古證今

異日明鏡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

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

人之心

疏焱氏神農也孔子聖人安於窮通雖遭

陳蔡之困不廢無為故左手擊槁木右手

○凭枯枝恬然自得歌焱氏之淳風木乃八

音雖擊而無曲無聲惟打木寧有於宮商

然歌聲木聲犁然清淡而樂正心故有應

當於人心者也

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

大也愛已而造哀也

疏顏生既見仲尼擊木而歌於是正身回

目而視仲尼恐其未悟妄生虛度謂言仲

父廣已道德而規造大位之心愛惜已身

遺窮而造哀歎之曲慮其如是故召而誨

之

曰回無受天損易

註唯安之故易

無受人益難

註物之儻來不可禁禦

疏夫自然之理有窮塞之損達於時命安之則易人倫之道有祿之益儻來而寄推之即難此明仲尼雖擊木而歌無心哀怨無始而非卒也

註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

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

疏卒終也於今為始者於昨為終也欲明無始無終無生無死既無死無生何窮塞之有哀乎

人與天一也

註皆自然也

疏所謂天損人益者猶是教迹之言也若至疑理處皆是自然故不二也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註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

疏夫大聖虛忘物我兼養我既非我歌是誰歌我乃無身歌將安寄也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

註不可逃也

疏前略標名此下解義極塞也夫命終窮塞道德不行此猶天地虛盈四時轉變運動萬物發泄氣候也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

註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也

疏偕俱也逝往也既體運物之無常故與變化而俱往而無欣惡於其間也

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

註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

其損已

疏夫為人臣者不敢逃去君命執持臣道由自如斯而況為變化窮通必待自然之理豈可違距者哉

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

註感應旁通為四達

爵祿並至而不窮

註旁通故可以御高大也

物之所利乃非己也

註非己求而取之

疏始本也乃宜也妙本虛寂迹用赴機傍通四方凝照九表既縻好爵財德無窮萬物利求是其宜也

吾命其在外者也

註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

於形質而已

疏孔子聖人挺於天命運茲外德救彼蒼生非瓦石形質也

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

註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之致

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

疏夫賢人君子尚不為盜竊況孔丘大聖寧肯違天乖理而私取於爵祿乎儻來而寄受之而已矣蓋無心也

故曰鳥莫知於鵠鵠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

雖落其實棄之而走

註避禍之速

疏鷓鴣燕也實食也智能遠害全身鳥中

無過燕子飛入人舍欲作窠巢自略處所

不是宜便不待周給看詠即速飛出假令

銜食落地急棄而走必不復收避禍之速

者也

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

註未有自疏外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人

而入於人舍此鳥之所以稱知也

疏襲入也燕子畏懼於人而依附人住入

人舍宅寄作窠巢是故人愛而狎之故得

免害亦由聖人和光在世混迹人間戒慎

災危不溺塵境蒼生樂推而不欺故得久

視長生

社稷存焉爾

註況之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

不欺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

為難也

疏聖德退被羣品樂推社稷之存故其宜

矣所謂人益此之謂乎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

其禪之者

註莫覺其變

疏禪代也夫道通生萬物變化摩方運轉

不停新新變易日用不知故莫覺其代謝

者也既無日新而變何始卒之有邪

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註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無所

為懷也

疏夫終則是始始則是終故何能定終始

既其無終與始則無死與生是以隨變任

化所遇皆適抱守正真待於造物而已矣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

天也

註凡所謂天皆明不為而自然

疏夫人倫萬物莫不自然愛及自然也是

以人天不二萬物混同

人之不能有天性也

註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

哉自然耳故曰性

疏夫自然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耳不

為也豈是能有之哉若謂所有則非自然

也故知自然者性也非人有之矣此解前

有天之義也

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註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

疏晏然安也逝往也夫聖人通始終之不

二達死生之為一故能安然解體隨化而

往汎乎無始任變而終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鵠自南方來者

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

疏雕陵栗園名也樊籬也謂遊於栗園籬

籬之內也運圓也感觸也穎穎也異常之

鵠從南方來翅長七尺眼圓一寸突者莊

生之穎仍棲栗林之中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

蹀步執彈而留之

疏殷大也逝往也蹀步猶疾行也留伺候

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莊生怪

其如此仍即起意規求既而舉步疾行把彈弓而伺候

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

註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

異鵲也

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註目能觀翼能遊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

疏搏捕也真性命也莊生執彈未放中間

忽見一蟬隱於樹葉美蔭蔭庇不覺有身

有螳螂執木葉以自翳意在捕蟬不覺形

見異鵲異鵲從螳螂之後利其捕蟬之便

意在取利不覺性命之危所謂忘其真矣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

註相為利者恒相為累

疏既觀蟬謁徇利忘身於是怵然驚惕仍

言噫歎之聲故知物相利者必有累憂

二類相召也

註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

疏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欲之也是以蟬謁俱世物之徒利害相召必其然也

捐彈而反走虞人逃而許之

註許問之也

疏捐棄也虞人掌栗園之虞侯也許問也

既覺利害相隨棄彈弓而反走虞人謂其

盜栗故逐而問之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

為頃間甚不庭乎

疏莊周見謁忘身被疑盜栗歸家愧恥不

出門庭姓蘭名且莊子弟子怪師頃來閉

戶所以從而問之

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

註夫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

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

身者也

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註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

之道也

疏我見利徇物愛守其形而利害相召忘

身者也既觀謁蟬歸家不出門庭疑亦自責所以靜觀濁水所以迷於清泉雖非本

情合意猶存反照之道

且吾聞 子曰入其俗從其俗

註不違其禁令也

疏莊周師老聃故稱老子為夫子也夫達

者同塵入俗俗有禁令從而行之今既遊

彼雕陵被疑盜栗輕犯憲網悔責之辭

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顛遊於

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

庭也

註以見問為戮夫莊子推乎於天下故每

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撻擊乎

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疏意在異鵲忘栗林之禁令斯忘身也

字亦作真字者隨字讀之虞人謂我偷栗

是成身恥之辱如此是故不庭夫莊子大

人隱身卑位遨遊宋國養性漆園豈迷目

於清淵留意於利害者邪蓋欲評品羣性

毀殘其身耳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妻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
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
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疏姓陽名朱字子居秦人也逆旅店也往

於宋國宿於中地逆旅美者恃其美故人
忘其美而不知也惡者謙下自惡故人忘
其惡而不知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
而不愛哉

註言目賢之道無時而可

疏夫種德立行而去自賢輕物之心者何
往而不得愛重哉故命門人記之云耳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二

卷一

二十六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三

慶二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

疏姓田名無擇字子方魏之賢人也文侯
師也文侯是畢萬七世孫武侯之父也姓
谿名工亦魏之賢人

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
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

疏谿工是子方鄉里人也稱說言道頻當
於理故無擇稱之不是師

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
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
故未嘗稱之

疏居在郭東因為氏名順子子方之師
也既是先生之師何故不稱說之

子方曰其為人也真
註無假也

疏所謂真道人也

人貌而天

註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

疏雖復貌同人理而心契自然也

虛緣而葆真

註虛而順物故真不夫

疏緣順也虛心順物而恒守真宗動而常

寂也

清而容物

註夫清者患於大濼今清而容物與天同

也

疏郭註云清者患於大濼今清而容物與

天同也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入之意也消

註曠然清虛正已而已而物邪自消

疏世間無道之物邪僻之人東郭自正容

儀令其曉悟使惑亂之意自然消除也

無擇何足以稱之

疏師之盛德深玄若是無擇庸鄙何足稱

揚也

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